辛亥革命时期的漳州

郑之翰

革命动力在人民，人民的意志团结一致，革命便成功。辛亥革命时期的漳州亦合乎这一规律。

孙中山先生确定三民主义为革命纲领，是在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那一年。记得此时漳州知识界已深受康梁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对于三民主义几乎还没有什么认识。到了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先生将兴中会与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章太炎所领导的光复会，在东京联合成立同盟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由于美帝禁阻华工采取暴行，当全国人民共起抵制美货，漳州也不例外，但纯系激于爱国义愤的自发行动，尚非认识三民主义而产生的革命行动。所以，为时不久便烟消云散了。

自厦门被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后，帝国主义势力随之侵入漳州。腐败无能的清室官吏，开门揖盗，使地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计面临厄境。这一期间，漳州一带发生了一系列的抵制行动，如：平和烟农抗拒三井洋行买办采购烟叶、漳州糖商反对外籍人邱春秧在石码福河开设糖厂、接官亭教堂被焚、大岸顶日本布道所教士被殴等案，民族矛盾至为尖锐。满清官吏只知以媚敌为能，对于人民疾苦，不但漠不关心，甚且助纣为虐。如古县礼拜堂被毁，一乡七百余户倾家荡产，无一幸免。民众中常有“义和团起义山东，都把外人弄掉，我们到那边去，看这些狗官与洋人怎样奈何我们”的怨言。由此可知人民心中是多么希望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争取掌握自己的命运啊！

戊申水灾，是漳州空前的浩劫，尔时人民正困顿于自然灾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之中，而新兴买办阶级与官僚资本又乘机侵入农村，以高利贷等手段吮吸人民膏血；政府则不断加重赋税，刮骨取髓。人民遭受重重压迫与剥削，惨痛不堪言状，大有“时日曷丧，余及尔偕亡”之叹。

有压迫就有反抗。云霄老农陈森白愤起抗租抗粮，各县人民纷纷响应，原是各不聊生，一时不谋而合，而漳州镇台马金叙竟以“陈森白谋反”上报。嗣则派兵搜捕，械系至漳。并故意张大其词说陈森白党羽众多，防备劫夺，于某日黎明在镇台衙门后的演武场将陈森白杀戮。漳州府中学堂与镇台演武场均处芝山山麓，学生清晨起来，骇见一具陈尸，花白胡子上血迹斑烂，审其容貌善良，完全是一朴实老农民。众口交议，深感中国连农民也做不得。这就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漳州情景。

漳州知识界人士陈兆龙，因殴打披着宗教外衣到处横行的大岸顶日本布道所教士，不见容于当局。乃由新安邱韫山介绍出国，至安南（即越南）任教，遂在该处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与二三知心，经常聚会讨论时事，从此，漳州始有同盟会活动。但尔时禁令严厉，地方人士自保身家，多逡巡不敢加入，而抱着见风驶舵态度。因是同盟会不易发展。

一九〇九年，庄玉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菲律宾往上海组织华侨联合总会。他一回国门就先至漳州。看了漳州情况，曾对他的同学郑无涯说：“革命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深刻的政治认识，没有坚实的基础和统一的领导，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漳州革命并不难，难在革命成功后能否巩固成果。我决心办一学校为基础，你可办一阅书报社相策应……”。

翌年，庄玉果将自己与爱人所有，变价独力创办了技术专修学校。郑无涯亦办起普及阅书报社和普及业余夜校。在旧社会，各事都倚重老成，而他们却以青年人活跃其间，并不为地方所轻。办理未半年，值孙中山先生派人促庄赴沪，庄则将校务交托宋善庆先生负责，将一份《中国华侨联合总会章程》底稿付与郑无涯保存。遂与漳州府中学堂教员杨存珣同轮赴沪。不幸船至吴

淞口遇雾，被驶出的外轮撞沉。进步有为的庄玉同志遂尔与浩瀚的黄浦江同其千古，这是漳州革命事业不可弥补的损失。凶闻到来，友朋莫不悼痛。民国成立后，郑无涯为庄作传，载在上海《民主报》，或可稍慰其英灵！

宋善庆先生，乃浙江湖州人。生前漳人多误以为湖南籍，盖平时未尝轻以经历示人。庄玉创办技术专修学校，即聘其任教务。庄殁后，他一力肩承。既在汀漳龙道尹公署兼职，又在汀漳龙师范兼课，以个人薪水收入，维持技校经费，不遗余力。此外，他还组织《世界语学社》传播世界进步思想。宋为人处世，独往独来，于漳州各派无所依附，而各方对他亦似无嫌隙。他虽在道尹公署任职，却无官僚习气。平日沉浸于学术，文学、书法、音乐、体育，无所不晓。在学生中颇著威望，盖诚于中而形于外者也。在漳近十载，既无亲人，亦无私蓄。真是尽心为民以至于死。

当辛亥革命浪潮一来，他则参与谋划，迫走道台何成浩，为革命立下功劳。不料十一月间，某晚月色微明，市井安谧。却在九点钟时，突然消息传开说“宋先生在马坪街（现延安南路）拐角一小巷口，被人暗杀了”。一时，闻者莫不骇愕。但对内幕则议论不一。有人说，他的死因系代人作《宣言》所致；有人说，他系与某某争任道尹而殒身。总之猜测纷纭，莫衷一是。尤可怪者，距宋先生死后两月，马坪街福南昌照相馆店主陈清福与同行的友人白植滋，忽然被炸死在渔头庙（现北京路）“千古一人”小庙旁。至此议论复起，多谓陈清福即暗杀宋教席的凶手，陈之死实死于党附骄衿云云。议论虽如此，可是真相始终不白。当宋遇难后，汀漳龙师范学生，为他开追悼会，有人送一挽联，落款：“后死者某率弟某拜挽”，上联为“缱卷八年，忆者不忘知己感”（下联已忘）。陈祖诒（即陈垂我）秀才所送挽联，上联为“看今日追悼先生，仇人亦称知己”，下联有“到此时空余后死……”（下句已忘）。对照两联，实发人深思，一时见者骇愕。总之，宋先生之死，实死于革命。现在回忆旧事，凡知宋先生为

人者，无不为宋先生个人惜！

漳州人士，原分东南两派，起初乃某些有力者各自扶植亲近，丰其衣食，诸事援引，收为己用，以互相树立声势。后来就有那些不能独树一帜之徒，因亲及亲，因友及友，逐渐蚁聚攀附，结果门户之见日深，逐渐形成对立两派竟至各不相容。其实两派都无大志，只在地方争权夺利。到了辛亥革命时，这种两派对立局面更趋明显。

当辛亥革命既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全国并迫近闽疆。此时，漳州有余逢时、刘继屏、徐廷献、真尧恭、杨逢年等五人，得到革命领导指示，离开军校，来漳活动。已联络他们的同学徐壮立（湖南人）拟有所作为。但因东南两派，各拥势力，无意合作，致五位军校学生嗒然离漳。徐虽仍留漳，亦郁郁不得志，后于讨龙（龙济光）之役，战死广州。余逢时（永春人）后则东渡日本，回国仍从事革命，终亦为军阀李厚基杀害。当时余的友人吊余诗，有句云“长弘化碧男儿事，令尹云亡家国忧。”略见当日军阀凶残，而青年志士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可歌可泣史迹之一斑。

十一月九日，省会宣告光复，漳州已成破竹之势，时镇台马金叙因事留在北京，道台何成浩早被宋善庆迫走，县知事曹本章亦溜之大吉。只余一个由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大夫出任漳州府知府的陈嘉言。陈乃湖南名士，宦囊着涩，尚在向地方绅士孙宗蔡（次典）打秋风，筹旅费，故未成行。当日，整个漳州地方大有“万木无声待雨来”之况。

陈兆龙与海澄苏眇公等数人，谋于东门，拟先首义。但此时投机革命之辈，已跃跃欲动，或想在革命成功后分得一杯羹；或企图取得政治资本保存原有势力，乘时纷纷并起。哥老会首张仪、曹毓汶一马当先，至道尹公署迫令缴械，于是揭开漳州革命的序幕。越日，庄用九、张第三、马佰洲、宋盘等人马皆进城。这些多为陈兆龙事前所联络布置，但却非他的基本队伍，不过是投机者的临时结合而已。

漳州光复未三日，南派某则在漳州府学的明伦堂，召开大会，宣言前此出面公布光复的东派某系盗窃革命成果，同时揭发其十大罪状。这么一来，漳州人民对他们各立门户，假革命之名以图私利的丑态产生厌恶心情，以致大家对漳州革命的光荣意义，反而模糊起来了。

东南两派，互争雄长，但结果均无所得。地方一趋安定，省里就委陈培琨为汀漳龙道尹，刘蔚为漳州警备司令官，张元畬为龙溪县长。至漳州府一缺，因当时有废府存道实行地方三级制的拟议，所以未派人。汀漳龙道设一参议会，名为汀漳龙三属的民意机构，实非人民选举产生。这个参议会，不独不能代表民意，反而成为政府向人民要钱要粮的助手。警备司令刘蔚藉口军用孔急，终日到会坐催饷款。参议员忙于讨论派捐筹款。因此地方鼎革后，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帝国主义势力仍受保护，教士籍民为所欲为一仍旧贯。漳州镇台马金叙的儿子马老四，就是钻这空子，将镇台衙门里的枪械携出藏匿教堂，设法外运。禁烟局原为军政当局与代表们所坚决主张必须举办的一项新政，然而主办禁烟的人，自身则"瘾君子"。巨绅豪富公然开灯聚吸，吞云吐雾，不受限制。独有下层劳苦人民染上烟瘾，就要被拘被罚，备受苦楚。可以说，世道并无根本改变。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那时同盟会政纲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只提出"平均地权"还没有提出"节制资本"。而漳州连"平均地权"尚不知为何物，更谈不上"节制资本"了。充其量是新瓶装旧酒。广大人民依旧在帝国主义、地主官僚和新兴买办的层层压迫和剥削下，继续过着悲惨的生活。至于漳州知识界则更加受到腐蚀了。无怪陈韫老（陈培琨字韫珊）在卸去漳州道尹时，赋诗有句："伤心看海水，挥泪别漳州"。盖当时国家形势处于帝国主义侵略下，积弱难返。漳州因遭海水，上有狂澜，下有涡旋，实在令人触目心伤。漳州地方政治，久无起色，尤足挥泪。身居要津的道尹，尚如此感慨系之，他可知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忆漳州光复　继英烈遗志

——访同盟会会员、漳州籍革命老人王兆培先生

林杏雨　　林　凡

在我国伟大的革命史上添写光辉一章的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日快要到来了。四月三日，我们在福州东湖专访了同盟会老会员、漳州籍革命老人王兆培先生。

王先生今年已有九十一岁高龄了，他，身体健康，红光满面，银丝焕彩，精神奕奕，谈论侃侃。他现在是福建省民革副主委、福州市民革主委，还兼职省人大、省政协工作，不知疲倦地为实现四化和祖国统一大业而忙碌着。当他了解我们访问的来意时，特地拨出整个午休的时间，热情洋溢地给我们介绍了他参加同盟会经过和漳州光复概况。几十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叙说如流。他告诉我们，他的老家在漳州东门，父亲叫王振宗，清末当漳州都司。在他任内，曾有两名南靖籍的台湾爱国志士简大狮、简大肚，因为反对日本霸占台湾被通缉逃来漳州，漳州道台禀承清廷的媚外意旨，暗派武官何树春查捕。这事，被王老的父亲窃知，连忙通知简氏逃走，以免受擒（写者注：爱国志士简大狮闻讯逃走已来不及，越墙外躲时又不幸下跌，终于陷入缉兵之手，随解往厦门交给日酋，再用日舰押往台湾处死。）王老说："我少年时看到我的父亲虽然做过一点好事，但我反对他当清朝的官。"那时，清廷政治腐败，丧权辱国，外受列强欺侮，内却压榨人民，有血气的青年都愤恨满清皇朝，想要拯救中华。一九〇

五年，年仅十五岁的王先生毅然离开家门，到鼓浪屿救世医院学医，走“医学救国”的道路，想发愤拯救中国。

王先生投进的救世医院是美国人办的，由郁约翰医生主持。当时医院内，已有革命党人在活动，其中有个叫施明的，经常以看病为名，有意和王先生接触。原来他是一个不满清廷统治的革命志士。王先生回忆说：“他经常对我讲，只有彻底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才能振兴我中华民族，给我做了许多革命启蒙，使我懂得进行民主革命的道理。”一九〇七年，王先生十七岁那年，便由施明介绍，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为会员，追随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王老参加同盟会已是七十四年前的事了，但他对入会经过可以不加思索地讲出来：“当时入会是直线联系，只有施明一人知道。他是我宣誓时的唯一监誓人，誓词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王老加入同盟会后，就在施明的直接领导下做革命工作，利用基督教会的招牌成立“自立会”，团结进步青年，传播反清抗外的革命思想。在利用教会掩护革命的活动中，他和其他志士都运用联络暗号，见面时五指对握，不用握掌。王老说：“不久，我们的革命活动被厦门政府所注意，郁约翰医生通知我到台湾去。”从此，王先生就离开鼓浪屿，东渡到台湾总督府医学校续读。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年青的王兆培先生到达台北，一方面在台北医学校注册修习医学，一方面却秘密地在师友同学中找寻革命的伙伴，宣传推翻皇帝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革命道理和组织同盟会的革命宗旨，想在台湾建立中国革命同盟会的组织。同时向台湾同学讲明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媚外的腐败的清廷是无法收复的，只有中国民众同心协力，彻底推倒满清皇朝，台湾才有可能回归祖国。一些台湾同学听后心受感动，逐渐由支持革命进到直接参加革命。同年五月一日，他的同班知己、台南籍同学翁俊明毅然宣誓加入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位台湾籍会员。九月间，中国同盟会设在漳州的机关部委任翁俊明（化名翁樵）为交通委员，负责发展台湾的会务，也宣告中国同盟会

台湾分会的成立。在王兆培、翁俊明的审慎推动下，同盟会在台湾的组织逐渐开展。两年之后，会员增至三十多人，其中有以后渐露头角的民族及社会运动领导人蒋谓水等人，会员分布从台北医学校扩至当时台湾高等学府的国语学校及农业试验场。他们组织了一个外围团体叫复元会，常在太平町的江山楼、艋舺的二仙楼、平乐游酒家等处秘密集会，讨论政局，筹划台湾光复，一时会员增至七十六人。王老回忆说："当时的同学如杜聪明、翁俊明、张韦怀、蒋谓水等，都先后参加同盟会，走到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前列了。""漳州光复，张韦怀他们二、三个台湾同学还跟我一起载波涉水，赶赴漳州共庆光复呢！"

谈起漳州光复，王老绽开笑颜，说："辛亥革命胜利，宣告统治中国人民达几千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结束了，真是举国欢腾，人人笑逐颜开，奔走相告。"王老是在漳州光复几天内，偕同台湾同志张韦怀、张培英等人从台湾赶回故乡——漳州城的。一到漳州，他们立即同在漳州的同盟会会员陈智君、朱润卿、陈兆龙（彬侯）、陈寿西、白植滋、陈清福、潘澄峨等共商光复后地方大事。

光复后的漳州，社会秩序整然，商贾开户营业，鲜艳的革命旗帜高高插在原清朝漳州道台衙门上飘扬。王老回忆说："漳州光复了，小学生举行火炬提灯游行庆祝；在角美招募的革命军有的手执鸟枪，有的佩刀持棍入城巡逻、示威，虽然他们没穿军服，却也声势浩大、威风十足，令人肃然起敬。"他又说："漳州光复前夕，城内已有剪发会组织，多是青年学生带头剪去长辫子，还照相留影作纪念。同时成立'天足会'，反对包缠小脚，发动妇女解放双脚。"停了一瞬，王老理理左鬓上的雪亮白发，又记起一件往事。他说："漳州一光复，福州马上派了扶风学校的话剧团到漳演'文明戏'，宣传民主革命道理和破除封建迷信恶习，群众看后都叫好。"

光复后的那段日子，在漳的同盟会同志和农会、商会、教育

会等各界人士除忙于处理一切事务外，还共商成立漳州议事会。王老说："我还记得，当时议事会会长是陈智君，警察局长是一位从香港回来的华侨义士黄顺昌担任。"王老是同盟会代表，也在漳州议事会内占一席位，但要他当卫生局长，却没有接受。我们问："为什么？"王老笑笑的回答："那时候我还年青，一心想'医学救国'，决心在医学上继续深造，所以婉然谢绝。"他紧接着说："议事会成立不久，漳州发生同盟会会员陈清福、白植滋被暗杀事件（陈清福原是在马坪街开'福南昌'照相馆的主人），我非常愤懑，随即离漳来榕找施明叙志。"施明当时在福建省教育司工作（教育司司长是展云），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便于民国元年送王老先生赴日本留学。过后，施明也到日本去，在那里当中国留学生的管理员。

在访问中，王老谈起一件"值得提一提"的往事。他说："这就是漳州光复没有杀死一个满人。民主共和的革命洪流冲垮了满清帝制，漳州知府、道台和龙溪县知事都溃逃了，其他的官员也四分五散，各自躲命去了。漳州知府陈嘉言溜去厦门，西路观察史汀漳龙兵备道（简称道台）何成浩也在光复前夕闻风逃走；龙溪县知事——算是最后的一任满清知事曹本章也最后一个逃跑。当时，在漳的满人都生怕受诛受戮。同盟会员对他们说：'革命党人不乱砍乱杀的，你们是老百姓，是兄弟，不用怕了。'满人才安下心来……"。

漳州光复，福建省即派刘蔚到漳州任司令，衔武官职，主军事；另拟派原是漳州府中学堂教师蔡敬湖为漳州巡阅使，后改派陈培琨主漳，掌理政务。从此，漳州就在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者手中诞生崛起了。回顾漳州光复，王老先生思绪萦萦，感慨诸多。他说："孙中山先生创建同盟会，开展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的革命斗争，一生奋斗几十年，矢志拯救我中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了实践孙先生的'救国救民'的教导，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实现中国的统一富强而牺牲自己，真是青史垂名。虽然辛亥革命胜利，推翻满清皇朝，（下转第11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辛亥革命龙溪光复散记

季　永　绥

满清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腐朽无能，对英、美、法、德侵略者，屈膝投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残酷镇压，……中华民族陷入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之中。孙中山先生创立同盟会，领导推翻清政府的武装斗争，积极发动辛亥武昌起义，各省、地区纷纷响应。龙溪是闽南重镇，也不例外地掀起光复运动。现追述当时经过的情况如下：

革命爆发的前夕，风声鹤唳。陈亮、陈兆龙等知时机已成熟，和朱润卿、杨词林联络地方各界，共谋光复大计，得施荫棠的赞同。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他们秘密商议组织民团二百名，但延至十八日才组成。风传洪门会领袖张君仪将于十九日起事，又传白扇会、三点会也要兴师，谋树独立旗，因此城内居民纷纷迁徙逃避，秩序混乱。革命人士日夜奔波，进行劝阻，调停。并邀请海沧、灌口等处的“共和军”到漳州镇摄。满清汀漳龙道台见势不妙逃跑了。海澄邱曾三、苏郁文两人，由厦门来到漳城，联合军警、农、商、学各团体，道署插上了五色旗，宣布光复成功。这是九月二十二日已刻发生的事。

大局既定，布告安民，一面把光复情形报告福建都督府，一面派人到各地招抚。九月二十五日香港义士黄顺昌从海沧、灌口带领军队入城，地方秩序好些，迁徙的人也陆续有搬回的。可是福建都督尚未派人来龙溪，群龙无首，又谣传旧防营管带要向洪门会开火，人心复又动摇，商店闭户，居民不敢外出，市场蔬菜

买不到，粮食被奸商藏匿，地方流氓势力蠢蠢欲动。各团体遂公推邱曾三、苏郁文为代表去福州。直到十月初十，福建都督府才派刘蔚做司令，主治军事，陈培琨做观察，主治政治，带了新兵百多名抵漳，秩序才告恢复。

从起事到宣告成功，前后半个月，腐败的满清官吏，满载而去；而革命人士有的主张流血，有的主张和平，有的争权夺利，借机升官发财，好似同床异梦；地方团体，名目繁多，如各界代表议事会、商会、董事会、教育会、农会、共和急进会、同盟会支会，自由党支部、社会党、国民协会、福州旅漳自治会，还有洪门会、三点会秘密组织等，各怀心腹事。真共和军，假革命队伍，纠集在一起。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全国各地光复成功，龙溪也赶走汀漳龙道，万众欢呼，重见天日，于是宣告光复成功。这就是龙溪辛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情形。

（季山附记：先父的这篇短文，原载1960年《龙海文史资料（初稿）》第一辑，本次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上接第9页） 但中国仍长期处在动乱之中，我中华民族仍受分裂之苦……”。顿了顿，他情绪激昂，语调高亢的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洗雪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奇耻大辱，才能建立起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挺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从他的话里言间，我们领会到他从自己的多年实践中认识“医学救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访问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我们俩过扰王老先生而致歉告辞。临别时，王老还说：“纪念辛亥革命，回忆漳州光复，我们要继承英烈遗志，发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精神，实现孙中山先生未竟的遗愿，争取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忆辛亥革命漳州概况

陈　八　怆

漳州位于泉、潮之间，商旅往来必经之途，成为重镇。辛亥秋，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漳州随之光复。此时地方文武官员，惊惶失措，各保其身，一哄而散，民间商铺安若无事。

农历九月二十一日漳州府儒学明伦堂内，绅商毕集会议，由陈亮（名智君）先生主持，旋在旗杆上挂起革命大旗，以示革命成功；又推举施拔甘（名荫棠）先生骑马执蓝旗游街安民，群众随其同行，难以数计，一路呼声安民，沿街人民臂上挂白布环，示意拥护革命。市上安定如常，东门城前贴有福建督军孙道仁安民布告。次日刘司令巡街游行安民，第三营长张某驻兵县学明伦堂，此其梗概也。

当光复前夕，西路观察使汀漳龙兵备道（简称道台）何成浩（广东省垣人，以举人捐班出身，实授此缺，情纯厚柔弱，在官无毁誉）。时有陈清福者，开照相馆福南昌，他手持手榴弹四棵，以巾包之，入衙对何云：观察要去即去，不去此物无情，示之，何当夜即去。

漳州府知府陈嘉言，湖南人，进士出身，官御史，因谏西太后，得罪，降谪漳州府，书生风度，气概和蕴，民无闲言，奈随任带官亲甚多，临行艰于路费，乃将两个女儿分赠于孙宗蔡（字次典）一人、蔡平甫一人（巨商），他们各赠路费数百元，盘费有着后，乃雇舟抵厦，转轮沪上，卖文度日，晚年双目失明，遐龄而终。

龙溪县知事曹本章（字燕甫），江西人，以监生捐班，实授本县知事，有武术，性豪爽，善于治盗，宵小之徒畏其威，地方

安静。查其先世，曾来署本县知事，绅民赠以匾曰："绳其祖武。"曹出走时骑马，送辞行名片，扬长而去，辛亥后再任汀漳龙道，不久回去任江西省长。

镇台（汀漳龙总镇）马金叙（来历欠详），闻其子对守城问题主战，马以大势所趋，抗非善策，弗听而遁。

漳州商会成立于光绪末年，陈奠邦、周毅人两先生任会长，召集商家，筹出饷款，暂时维持，地方平静度过。

西　　桥

西桥在漳州城西，本名"西清桥"，是因为当地有"西清宫"而得名，后来群众通称为"西桥"。宋朝吏部尚书颜师鲁的故居就在这里。

颜师鲁字几圣，宋绍兴十二年（公元一一四二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兼侍读。光宗即位（年号绍熙，公元一一九〇年），颜师鲁首陈正始之说，后来上疏回乡，朝廷派他出任泉州知府。颜莅任后，关心民情，整顿吏治。当时，永春上供银例预借于民，安溪县职官田及逃亡田产等，责民补纳，人民不堪负担，颜师鲁下令全部停征豁免。第二年，敕封焕章阁学士，朝廷命他再留任。他又专心致力于教育和地方建设，修葺洛阳桥。后来又任宝文阁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复起知泉州，但未赴任就在家中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泉州人民怀念颜师鲁德政，除立祠奉祀外，还绘了他的画像，挂在家中供奉。

漳州尚存颜宅故址，城南建有"尚书岭亭"。颜死后，嘉太二年（公元一二〇二年）赐葬，墓在二十一都。

闽南护法区的漳州片断

郑之翰

一九一八年秋，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率师入漳。此役名为援闽，实乃孙中山先生护法运动的一部分。

当年情势，正如中山先生于辞去西南军政府大元帅时，通电所说："吾国人之大患，莫大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民意之下。……则对于非常会议，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

由于北洋军阀派系之争，造成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加强中国殖民地化。西南武人纷纷崛起与北洋军阀相勾结，日以残害西南人民为事，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惨痛的一页。是乃孙中山先生临终有"革命尚未成功"之憾。

孙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凡四十年，此时鉴于西南武人始则投机革命，终则背叛革命，是以有"护法运动"之举。广东省长朱庆澜欢迎中山先生到广东护法。中山先生就将朱的主力部队及其他部队交陈炯明率领入闽。其时蒋介石隶陈部任支队长。入漳军事，分由潮汕、大埔、饶平诸路开进。沿途克敌制胜。革命势力北抵汀龙，南抵龙溪、海澄交界之江东，东至永春、长泰，最后扼守所得各县，建立"闽南护法区"，不再前进。

在新旧政权交替中，记得曾产生过一件攫国家赋税入私囊，时达七年之久而无人过问的畸形事情。因为护法区政权如上述仅及龙溪、海澄交界之江东，江东以下各乡，则仍在北洋军阀、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割据范围内。李就划江东以下各乡那片地区建制龙海县。致龙溪一县割裂为二，分隶了两个政府。原来龙溪县全县田

赋丁粮总额为二万二千余两，割裂后，就中划出五千余两，归由新建制的龙海县负担，龙溪县赋额则相应削减为一万七千余两。到了一九二〇年，陈炯明回粤，“闽南护法区”各县复被李厚基所部史廷飏夺回，政权既归一，乃取消龙海县建制，恢复龙溪县原辖境。省方一时疏漏，龙溪县当局竟仍按一万七千余两丁粮额认缴。至一度划出的七千余两赋额，尽被经手粮胥勾结有关官吏，照册向农民收取，全部中饱了。当时田赋丁粮每两征收银元四元二角，该项隐没的赋额计达银元二万余元之巨。因此，每任龙溪县长履新伊始，粮胥赠送“上任礼”三千元，巧立名目叫做“设备费”，成为定例。除县长外其他有关官吏，亦视职位高低递减分润。据本人所知，仅龙溪县政府财政科长叶葆三，离职一二年后，还每月向粮胥支取陋规二百元。利之所在，自存营营聚膻之蝇，豪绅某等探悉内幕，曾放出风声向省告发，以达到要胁目的，结果亦分得一杯羹，由粮胥月付给数十元，以杜其口。从此官吏绅胥勾结一起，狼狈为奸，持续七年。一九二六年，北伐革命军入闽，在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下，成立福建省临时政务委员会，派戴任为主任委员。翌年，戴任派省府秘书郑之翰为龙溪县县长。郑到任时，粮胥循例送礼，郑拒绝接收。并即查明情弊，据实上报，至此，龙溪田赋丁粮恢复二万二千余两。此举每年从贪官污吏口中夺回二万余元归入国库。

回忆闽南护法区的军事首领陈炯明在漳政绩，最显著不外开辟马路、建设市政、整顿市容、促进城市繁荣等几个方面。

陈入漳，军事甫定，即委筹饷局长周醒南兼长工务局，着手建设。首先将漳州旧城墙拆除，利用拆下的石料，于沿溪东岸筑堤建码头，便利水上交通。市内即将原宽不及两丈的旧式街道，改铺宽广的石板路。对于若干主要街道参差破败的店屋，则统筹改建，成为整齐的楼房，使市容焕然。其经费来源：堤岸码头。设立码头捐名目，以出入口货为征收对象；街道建设，采取按门面宽广定出纳费多寡，由店户自行负担，每宽一丈收费五十元。建筑范围仅限于门面部分，内部则由业主视需要和财力自己施工，自理开支。四境交通，原计划修建车路，南通厦门，北抵龙、汀，则

由周煜卿（即周醒南、工务局长）与地方绅商孙次典（商会长）等发起募股，集资五万银元，修建漳州至石码车路，收用田地则用官价给款，如要投资者则发股票，成立漳码车路始兴公司。后来，扩大投资增至十万银圆，由漳码线延伸到海澄的浮宫港口，改为漳浮长途汽车始兴公司，通车营业，并购置大通轮船，水陆联运到厦门，开辟漳厦交通捷径。为要修通龙汀，又向海外华侨募股，达到股金总数三十一万银圆，因而改名注册为汀漳龙长途汽车始兴公司，西线已由漳州修到南靖的保林桥，东线修到江东桥，北线修到浦南圩，南线修到九龙岭。汀漳龙长途汽车始兴公司，盛时拥有大小汽车一百多架。后因地方多次政变，损失惨重，原计划未能实现。

革命前，漳州府署设在市中心，这次城市建设则将其辟为“漳州第一公园”。广栽花木，将地方残存的“咸通塔碑记”和磐坐大型铜佛像以及碑刻等建筑古物陈列馆，供人游览。又在公园东门进口处，立一丰碑，四面勒有孙中山、蔡元培、章太炎诸先生所作“博爱”、“自由”、“平等”、“互助”墨迹。游人于其下，景仰低徊，呼吸时代气息，更是一项有意义的建设。漳州自经此番改进，风声所披，商旅云集，市肆兴旺，侨汇日增。人民身受实惠，才稍能认识革命与人民利益之一致。对其后各次革命行动有其一定影响。

在“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伟大历史时期，陈炯明正在漳驻扎。由于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乃命梁冰弦、张民权、陈秋霖分别负责教育局和《闽星周刊》等机构，开展新文化。《闽星周刊》，除在报上鼓吹新文化，并积极介绍当时一些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星期评论》。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所著述的政论、小说，一时亦在漳州流行。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亦于此时与漳人见面。教育、时事尤力图普及，曾提出过“一乡一校”的积极口号。当时曾派黄绍庆（即黄笃卿）为视学，加强下乡督导。大力推进结果，全县小学校，由百余所突增至三百余所；中等学校原来只有师范、中学两校，增办了甲商、甲

农、甲工和师范讲习所诸校。甲商以黄仲琴为校长，黄长于考据，后执教于岭南大学。过去，漳州的师范、中学两校学生，大都沉沉寂寂缺乏朝气。这时各校学生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带动下，也成立学生会等组织，热烈参加爱国行动和提倡新文化。进步青年卜益友等亦于此时创办“震中学社”、“震中夜学”，与各校学生运动合为一股洪流，冲击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势力。他们激烈反对帝国主义集团以分赃为目的的“巴黎和会”；反对卖国大盗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廿一条卖国条约；反对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的时机，强占我国山东省地方。一时政治宣传异常活跃，各校学生分组下乡与当地小学加强联系，开展工作，使学生运动与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打成一片。所采取的行动有：抵制日货、检举奸商、堵绝资源外流、驱逐在漳开设日隆商店的日本人等等，充分表现漳州人民与全国人民一致抵御外侮的革命精神，其气象之蓬勃乃漳州之前所未有。

在此时期，还选派大批学生出国学习机电、工程、化学以备国用。选派对象遍及各县。留学法国居多，勤工俭学，如林有壬、陈瑞桐等，盛况尤属空前。这时，全国名流来漳讲演、参观者不绝于道。蔡元培、吴稚晖先后到漳。而漳州积学之士，亦放胆作学术争鸣。如陈耀东就曾与吴稚晖辩论古音，敢于指出吴于“日”字，古音读误。盖古音在漳州方言中保留较多足资研究。

陈炯明出身秀才，发迹戍伍，自从投机革命，乘时窃势，有浓厚的封建主义和依附帝国主义势力的殖民地思想。所以他一方面将资本主义一套搬来建设漳州；一方面则以漳州为个人政治资本，拥兵自重，割据称雄。一切设施带有很大的投机性，自然难望彻底。新文化运动推行未久，则以张民权在漳州公园公开演讲，被陈炯明之宠弟陈炯光当场掌一耳光而离漳州。

总观陈炯明入漳这段史实，虽然于赶走北洋军阀、兴办市政建设等方面，曾给漳人带来一线曙光，但亦给漳州地方增添不少污点。他入漳之初首设筹饷局，目的在于发展和巩固个人武力。其后开办田亩捐(即向种植鸦片者征收保护税）、济饷特别捐（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